

原创小小说

星期天，王大妈天不亮就起来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了个妥妥当当，还特意擦了平时不用的雪花膏，穿了平日不穿的黑皮鞋。老伴儿骑人力三轮把王大妈送到了进城的3路公交车上。其实车离车站半里地，这短短的半里，搁平时，王大妈一路小跑自己都去了。但今天不一样，与王大妈一起要上车进城的，还有满满一大编织袋王大妈自种的蔬菜。

春天来了，菠菜蒜苗儿晒着太阳，特别是喝足了水的，绿油油地迎着劲儿长，一天一个样儿。王大妈勤快，干啥活都会掏力，别人家菜地10天浇一次，王大妈隔天就要去浇。

王大妈不小气，她种的菜，街坊邻居都吃过，王大妈乐呵呵地说：那算个啥，大地长的，拔吧拔吧，摘吧摘吧……

这一次，是住在村西头，在城里帮人家开货车的小二，回来时：王大妈，你种的菜，要是运城里卖，那就

王大妈进城

张海虹(中燃公司)

是城市人稀罕的无公害绿色食品，你扎成小捆，一把能卖一块钱。这话要是说在往常，王大妈指定会说：庄稼人种菜为吃，哪兴卖？

可这次，王大妈动心了。王大妈六岁的小孙子年前肠里长个东西，光手术费花了2万，儿子欠了一屁股债，小孙子也怪可怜的，小小年纪上手术台，王大妈一想就掉泪，光想给孙子塞零花钱，买零嘴，恨不得使了劲地疼，可她一年到头种这一亩三分地，也没啥收入。

坐上3路公交车的王大妈心里想，二十捆菠菜，二十捆香菜，二十捆蒜苗，二十捆韭菜……按小二的说法，今天收入五十元没有问题。

带着这些美滋滋的“小算盘”，下车的王大妈抡起大编织袋就扛上了肩，甩开膀子朝车站就近的一个市场快步走去。

对，王大妈知道，那个早市9时以后就收摊，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，她要争分夺秒在一小时的时间里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菜换成50元目标。

王大妈找了个有利地形，把自己的东西铺摆好。小二说的不错，不用招徕，一会工夫，王大妈的菜卖掉

了三分之二还多。43.44……50元目标，正在一步一步接近。想到这些，王大妈真高兴，感觉城里人的钱真好挣。

分针一圈一圈循环，眼看就要到9时，王大妈开始急了……可急也没用，菜还有十来捆，再背回去肯定不是本意。

真是情急之下能发挥人的潜能，第一次做生意的王大妈也吆喝了起来：青菜便宜了，青菜便宜了……

来了个漂亮媳妇，王大妈说：“你如果要，就给5块钱”。人家挑了一堆毛病很不屑地走了。

又来了一个俏丽媳妇，这次王大妈更痛快：你要都要，4块。甚至王大妈看着低头捡菜那位俏丽媳妇，后话都想好了，给1块都卖，还有，只要她要，送也行。

只是后面的话还没等出口，俏

丽媳妇就抬起头问，我没零钱，100块你要能找开我就都要了？

能，能，能……王大妈激动地把“能”一连说了三遍。

王大妈急急忙忙翻口袋，查零钱，核对了两遍。

送走最后一位顾客，握着手里的百元大钞，王大妈心里别提有多美。王大妈仿佛此时才真正注意到城市的楼真高，路真宽，车真多。

路过一个胡同口，王大妈用手里的所有零钱给孙子买了一把玩具手枪。然后直奔车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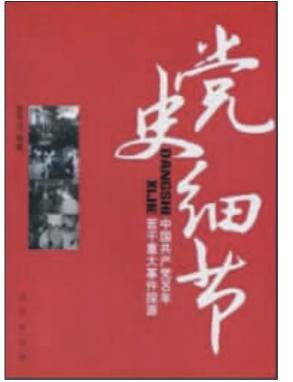
王大妈的崩溃是在上车以后，准确地说，是在买票以后。售票员冷冷地对王大妈说：你这是假钱。

王大妈瞪直了眼睛，痴痴地愣怔了半天，然后才哭出了。

司机同情王大妈，没让她买票。汽车走后，远处驶来一辆人力小三轮，车里坐着的小男孩，老远就在高喊：奶奶，奶奶……

那声音回荡在一望无际的麦田……

新书评



书名：《党史细节——中国共产党90周年若干重大事件探源》 出版社：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：2011年3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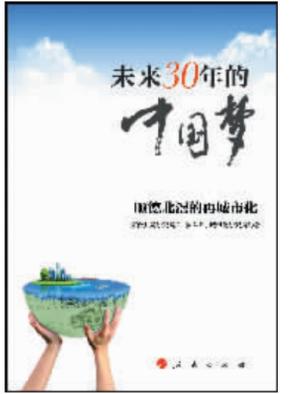
从细节读真切的党史

京评

大而化之的党史似乎谁都能说上几句，但谈到细处，人们则往往语焉不详。然而，历史是由细节串成的，只有知道了细节，才算知道了历史。这正是人民出版社推出《党史细节》一书的价值所在。

著名党史学者罗平汉教授，大处着眼，小处着手，为读者展开了一幅鲜活而生动的党史画卷。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，1914年9月8日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后，也经常不去上课，只不过他不去上课是去参加了留日学生的反袁斗争。由于他总不上课，1916年2月2日被校方以“长期缺席”为由予以除名。另一位创始人陈独秀，为自己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修建校舍，担心一旦离开广州，款子就可能泡汤，因此放弃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。陈公博倒是参加了一大，而且还带去了新婚的妻子，后旅社隔壁房间发生了枪杀案，他竟不待大会闭幕便落荒而走……这些细微之处生动地再现了这些党史人物的性格，并或多或少地预示了其未来的人生轨迹。

历史研究的价值，就在于保留人类真实的记忆。愿《党史细节》一书，能让你感觉中共90年的漫长历史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

书名：《未来三十年的中国梦》 出版社：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：2011年6月

社会需要有血有肉的城市化

杜君

近日，由综合开发研究院(中国·深圳)城市化研究所创作完成的《未来三十年的中国梦——顺德北滘的再城市化》一书终于面世了。初读此书，感触良多。

城市发展不等于城市化 本书虽然对顺德北滘通过“工业设计”撬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开启再城市化探索投入了不少笔墨，但在字里行间却有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的味道，感觉“工业设计”充其量只是北滘从工业重镇转向魅力小城的药引子，背后是以既有“物”又包括“人”的全面系统改革探索作为支撑的。

城市化不意味着“去乡村化” 书中记述了北滘的“美化家园”工程，通过对乡村环境的整治，现代服务功能的植入，村民兴趣活动的组织，北滘的乡村并没有因为城市的滋长蔓延而衰落，反而焕发了新的生机活力。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城与乡的关系：城与乡之间不应该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过程，我们不仅要在价值观上将两者平等看待，更应在实践中使他们达到“和谐共生、和而不同”状态。

城市化需要异质性的共生 “广东工业设计城”的出现某种程度上为北滘这个工业重镇植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场域，它对于本地发展的意义不仅在于产业提升方面，还在于对原有社会结构和生态社会生态潜移默化的影响。也许从异质性的逻辑推论，城市化就是一个充满博弈和磨合的社会变迁过程。

新调来的局长

刘爱(博爱)

雯这下子完了，最少要罚她30元。如果真要罚30元，在这单位来说还不算多，还有罚200元的例子。不过这30元也得干三天。

雯下了岗，想干点生意吧手头又没资金，只能托熟人介绍，在离家七十里开外的景区找了一份临时工，保洁员，一天10元钱。

干保洁工作其实很累，卫生责任路段足有两千米，住往是这边打扫干净了那边又脏了，那边打扫干净了这边又脏了。就这样每天没遍没数来回地扫，到了晚上雯就腰酸腿疼，但两年多来雯一直坚持着，从不叫苦叫累，不甘心落后，并因此经常受到点名表扬。

今年十一月黄金周也不例外。这不，雯刚刚打扫完一遍，在自己的责任区旁水泥凳子上坐下了还不到五分钟，一个同事匆匆跑过来

说：“雯，快点！你现在快去宾馆门前打扫，新局长在宾馆前站着，我过来时看见他了，那垃圾箱旁有好多烟头、冰糕纸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，你快去那里打扫，先不要管这了，要是被局长发现，罚不死你，你快去。”同事说完就走了。

雯应了一声赶紧站起来，快步走向宾馆。

雯想，真倒霉，刚扫完还没十分钟。

雯想起新调来的局长就害怕。

据说是，新局长特厉害，要求特严。现专抓卫生管理，刚规定：路面不能有任何垃圾，如发现一个烟头罚款五元，一张冰糕纸罚款五元等。责任到人，照章办事，该罚谁罚谁，该多少就多少！

雯不敢再往大了想，罚多罚少看样子是罚定了。

雯跑到离宾馆还有十几米就已经看到新局长那张严肃的脸了。

雯的视线一直盯着局长，生怕局长看到那些废弃物。

只见局长左手端着一杯水边喝边下台阶，眼不停地环视来往的游客，看样子局长并不在意那些垃圾。

突然，局长的视线移到了那些垃圾处。

“这是谁的责任区？人呢？跑干什么啦！这么多垃圾重罚！”雯是这样想的，一般领导都这样说。

雯紧盯着局长，做好既挨训又挨罚的打算。

雯看着局长环视了一下四周，便弯下了腰，左手端着水，右手将烟头、冰糕纸等垃圾捡起来一一放进了垃圾箱。

雯愣住了，万万没想到咋会是这样的结果。

雯打心眼里佩服这位新局长，原来：优秀的领导并非要做出感天动地的事情，只是在没人发觉时弯了一下腰……

打工进天堂

许保金(中站区)

我终于死了。当我闭上我已睁了70年的最后一眼，呼出我已呼了70年的最后一口气后，我心中舒服了，我是在舒舒服服的感觉中死去的。我之所以认为自己是舒服地死去的，是因为我死了，我的孩子们就再也不用缴高的能吓死人的医疗费了。孩子们孝顺，虽然他们已债台高筑，但还是在拼命地工作，为的就是让我能多活一些日子。唉！多活几天少活几天又有何用呢？走吧，趁进火炉烧成灰前，我的灵魂已脱离了躯壳，飘飘然向天堂飞去。

我飞呀飞呀，不知飞了多久，我发现通往天堂之路上的灵魂越来越多，男女老少各色人等都有。他们在驻足，在观望，在期盼，一脸的无奈。我在灵魂的队伍里竟然发现了邻居老刘，他可是死去已整整十年了。

我问老刘：“老刘，你死了十年了，怎么还没进天堂？”

老刘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：“进不了，我挣不够天币，买不来天位。”

我诧异地问道：“什么天币、天位？”

没等老刘回答，一个天使即时地飞到我的面前，说道：“尊敬的灵魂，你是想进天堂吗？”“废话，不进天堂我到这干什么？”我生气地说道。“太好了，尊敬的灵魂。”天使继续说道，“想进天堂就得购买天堂

里的天位，一个灵魂一个天位，没有天位，你在天堂里就没有立足之地，你也别想进天堂。”“一个天位多少天币？”我问道。“那得看你愿意购买哪个级别的天位了，有豪华型和普通型的。豪华型的天位华丽壮观，位置又好，离上帝近，一千万天币一个。普通型天位就逊色多了，低矮简陋，位置偏远，远离上帝，一百万天币一个。不知尊敬的灵魂是想购买豪华型的还是普通型的？”天使是个不错的推销员。

我摊开双手对天使说道：“我没有天币，如何购买？”

天使说道：“你可以打工挣天币呀！”“怎样打工？”我问道。天使又说：“其他工作都有人干了，只有打扫天堂之路的工作还没人干，你就负责打扫天堂之路上的卫生吧。”我别无选择，只有答应。

我又问老刘：“你打的什么工？”老刘回答道：“我负责给天使之路两侧的鲜花浇水。”

一晃3年过去了，我打扫了3年天堂之路，终于等到了发工资的日子，因为天堂是3年结一次账。天使对我说：“你干了3年，工资是十个天币。扣除你十分之三的个人所得税，十分之三的天路建设基金，十分之三的占路费，因为你你不打扫天路的时候，还得站在天路上，所以就得收占路费，你应得的工资就剩下一个天币了。”

“天呀！天堂太不讲理了，上帝

太不公平了，你们太会做生意了，那有这样剥削我们灵魂的？我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买到一个普通型的天位呢？”我对天使吼道，“老子不干了，我不进天堂，我下地狱。”

老刘急忙把我拉到一旁，小声对我说道：“你千万别下地狱。”我问道：“为什么？大家都不愿下地狱，地狱里一定不要钱。我豁出去了，我能忍受地狱的煎熬。”“你恰恰想错了。”老刘说道，“因为天位收费太高，现在大家都愿下地狱了，这样一来，下地狱的人比上天堂的人还多。我排队等了10年才挂上号，可是竟是排到几百年以后了。况且地狱也规划有了‘狱位’，也开始收费了，价格和天位一样。所以我只好从地狱又回来了，还是在这里老老实实打工吧。”

我气坏了，对着天堂大声吼道：“老子既不进天堂，也不下地狱。老子回人间进坟墓，孩子们一定给我买有坟墓。”

于是，我飘飘然又飞回了阳间。但是，在阳间我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坟墓。我一想，明白，阳间墓地的价格比活人住的房价还贵，怪不得我没有坟墓呢，孩子们实在是拿不出买墓地的钱了。”

我成了无所栖身的孤魂野鬼，无奈，我只好重返天堂之路。我长长叹息道：“我活了70岁，死了还得打工进天堂！”

又是一年毕业时

王肃楠(河南理工大学)

参加钢琴演奏的。”“时间紧，恐怕来不及回去了！”“上车，有办法了。”女孩半信半疑的侧坐着，紧紧地抓着男孩的衣襟，任他骑得飞快。“下车吧！”逸晨带着女孩来到校园树林旁边的湖岸，拿下护腕，用清水打湿，微笑着“用清澈的湖水擦去身上的泥点吧。”女孩点点头，笑了，很快就让泥消失了。逸晨又将她带到了演奏大厅的楼下，顺便问了句：“你演出的曲子是什么？”“《雨中漫步》。”

“傻丫头，想什么呢？怎么都湿透了？”“没事啦，汽车跑得很快，我没来得及躲啊，你不是要请我和你‘雨中漫步’吗？”艾娜笑嘻嘻地望着高她

一头的哥哥，扶在她肩上的手臂突然滑落了，逸晨仍然笑着“对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毕业了，哥最后一次陪你！”

艾娜想到这儿，混着刚才记起的经历，鼻子一酸，泪珠稀里哗啦地落下了，逸晨顿时手忙脚乱，“妹子不哭，哥带你去看燕百桥。”“哥，雨欣姐不是……”逸晨有些感伤，他没落的眼神遇到艾娜亮晶晶的大眼睛，皱皱眉头“她要去英国学习音乐，哥哥要回老家，我们暂时分开……”“小丫头，在学校里闯祸了要告诉哥，定期回报你的表现，哥才能放心！”“哥，雨欣姐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恩，这个，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了吧！”燕百桥的这头，

连着听雨林，另一头通向湖岸的尽头，绕了一个圈就能回到原点。

雨势渐稀，柳枝摇曳着袅娜的身姿，她和哥哥在湖边渐行渐远，艾娜讲着大学里和哥哥经历的故事，笑容又若隐若现的浮在逸晨的脸上。艾娜觉得自己很幸福，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哥哥，尽管他们没有血缘关系。“哥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呢？”“傻丫头，因为你是我的妹妹呀！我有一个和你一样可爱的妹妹，在老家大伯家生活。每年我都回去看她几次，发誓一定要接她离开。”“哥，你毕业了，我相信你可以接妹妹离开，过着幸福的生活！我们一起努力哦！”她用

文苑撷英

素食主义的猫和老鼠相遇的故事

村上春树

Tamaru 轻轻地清了嗓子：“哎，你知道素食主义的猫和老鼠相遇的故事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 “不想听？” “很想。”

“一只老鼠在天棚上遇到一只很大的公猫。老鼠被逼到了无路可逃的角落，吓得浑身颤抖，说：‘猫大人，求求您。求您不要吃我。’

我一定得回到家人身边去。孩子们都饿着肚子在等我。求求您放了我吧。’猫说：‘不用担心。我不会吃你的。老实跟你说——这话不能大声说——我是个素食主义者，根本不吃肉。你遇到我，可是太幸运了。’老鼠叹道：‘啊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！我是多么幸运

的老鼠！

居然遇到了一只素食主义的猫！’但就在这一瞬间，猫猛然扑向老鼠，用爪子牢牢按住老鼠的身体，锋利的牙齿咬进了它的喉咙。老鼠痛苦地使出最后的力气问猫：‘你不是说，你是素食主义者，根本不吃肉吗？那难道说谎言？’猫舔着嘴唇说：‘是啊，我不吃肉。这并不是谎话。所以我要把你叼回去，换生菜吃。’青豆想了一下。“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？”

“并没有特别要点。刚才说起幸运的话题，我偶然想到了这段故事。仅此而已。”当然，寻找要点是你的自由。

“温暖人心的故事。” (节选自村上春树小说《1Q84》)

一个小镇奇特的“产业转型”

韩寒

这不就是澳洲大龙虾吗？后来经过当地见过世面的村民反映，这个要冒充澳洲大龙虾还是难了一点，估计要再被污染五年才行，但是不要紧，澳洲还有小青龙，我们这冒充澳洲小青龙拿去市场上卖。

但山寨的道路是任重道远的，很快，人们发现澳洲小青龙是青色的，但亭林变异龙虾是红色的，无奈，抓到这种龙虾的人们一致对外宣称，真是几内亚大虾。选择几内亚的原因是捕虾者要选择一个国家，翻开资料，几内亚因为起首字的笔画最少而排在第一位。

当然，几内亚大虾是这几天事情，左小龙也是为数不多的留在这里的青年人。当地人的工作

梦想还没到一年，大量的外来打工者找到了这里，他们比当地人更能吃苦，更能耐劳，更能吸毒，而且只要求一半多的薪水，很快，当地人纷纷失业。

他们的愤怒还没有来得及宣泄的时候，当地其他的产业崛起了，那就是服务外来务工人员，面对突然拥来的几方人口，当地的几千人走了一大半以后，剩下的突然想到，我们可以赚外来务工人员的钱，老人可以把房子租出去，年轻人开始开各种店来满足这些人的日常生活生理需要。就这样，这个镇子暂时和谐了下来。

(节选自韩寒小说《他的国》)